



冀版精品图书

烈焰铸魂

周长青◎著



周长青 ————— 著

ZHOU
CHANGQING



冀版精品图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烈焰铸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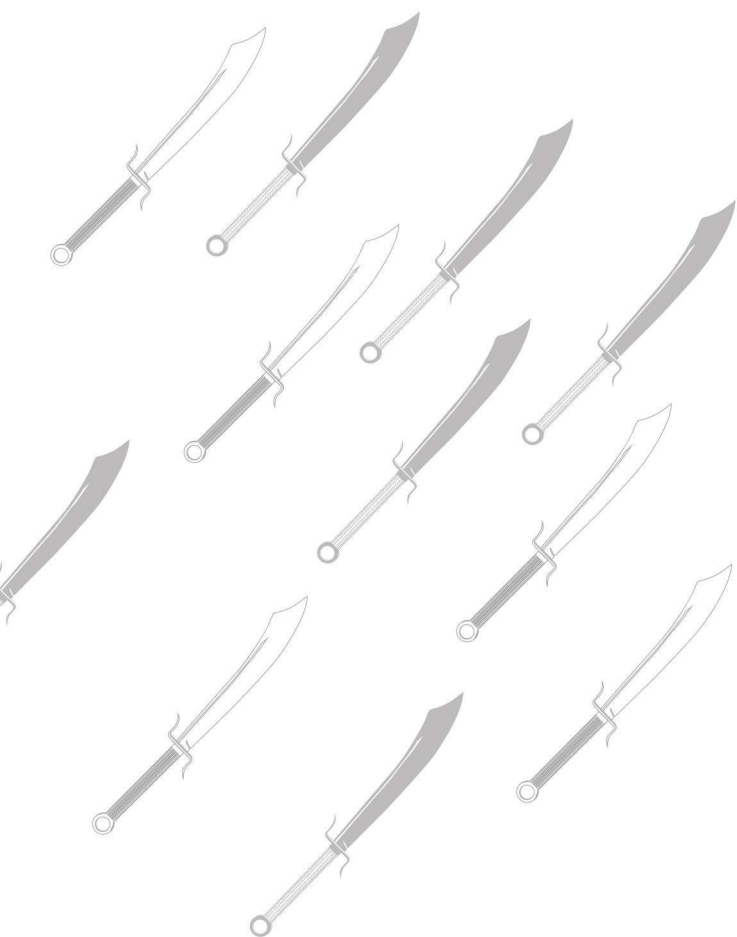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冀版精品图书

烈焰铸魂

周长青◎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烈焰铸魂 / 周长青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6. 11

ISBN 978-7-5511-3060-8

I. ①烈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1658号

出 品: 冀版精品出版工程办公室

书 名: **烈焰铸魂**
LIEYANZHUHUN

著 者: 周长青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果亚楠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20 1/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36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060-8

定 价: 4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主要人物表

秦玉清——秦记德铸铁厂掌柜
秦凤鸣——秦玉清之子，六合拳弟子
凌雪竹——秦凤鸣之妻
梁兴宝——秦玉清徒弟，天津买办，铸造商会会长
唐玉娟——梁兴宝之妻
铁 鹰——秦玉清徒弟，天津警察局警长
姬鸿喜——铁鹰之妻
铁 头——秦玉清徒弟
洪大嘴——天津商人，船老板
洪一帆——洪大嘴之女
秦忠良——秦凤鸣之子，秦记德铸铁厂老板
秦忠勇——秦凤鸣之子，六合拳弟子
郭玉倩——秦忠勇之妻
秦家赫——秦忠良之子，六合拳弟子
秦家睿——秦忠勇之子，秦记德铸铁厂继承人
梁震宇——梁兴宝之子
张伯铭——直隶大城县商人
张伯番——张伯铭弟弟，天津商人
李凤岗——六合拳传人
王子斌——六合拳弟子，绰号“大刀王五”
李存义——武林义士

张占魁——武林义士
刘呈祥——义和团首领
张德成——义和团首领
曹福田——义和团首领
林黑儿——义和团女首领
梁金太——梁兴宝堂兄，天津地痞
王希岩——伪军头目
吉泽俊雄——日军中队长
河 野——日军大队长



第一章

—

“秦师傅！俺给你跪下了！”唐玉文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说：“俺求你，将俺妹带走吧！不能把她便宜了安金贵。俺就这么一个妹妹啊！”

秦玉清用小铁锤点着铁砧子上烧得通红的锄头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也知道，俺们是小买卖人，外出为了谋生，不能谋死呀。咱担不了事儿。”

秦凤鸣像是没有看到唐玉文似的，他不露声色，只是一心一意地随着父亲小锤的引导，让大铁锤或轻或重地落在锄头上。锄头已经有了雏形，大铁锤敲打节奏慢了下来，小铁锤的叮当声越来越快了。

“师父！唐哥都下跪了，你就答应了吧。”秦玉清的徒弟梁兴宝说。

“拉你的风箱！”秦玉清瞪了梁兴宝一眼。

梁兴宝紧拉几下风箱，炉子上的火苗灵活地跳动起来。

唐玉文仰脸看着秦玉清，眼里充满渴求，那神色似一个落水的人看着眼前漂荡而来的木板，绝望中带着希望。“秦师傅！你们都是好人。俺让妹妹跟你们走，也是信得过你。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俺妹掉进火坑吧？”

秦玉清用钳子夹着暗红的锄头放进水桶里，一股浓重的黑烟蓦地飘起来。他将锄头放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唐玉文说：“你信得过我，我还信不过你呢！俺们前脚走，你后脚报官了，说俺们拐骗了你妹妹，这官司我可吃不起。”

“俺良心不能让狗吃了，俺发誓！”唐玉文说。

“你要有这志气，就不会把妹妹输给安金贵了。”秦玉清冷笑一声，

转身想进屋。

唐玉文忽地站起来，拿起秦玉清刚刚放下的锤子。他冲着秦玉清的背影大声说：“俺这会儿便把手砸烂了，从今以后就碰不了牌啦。”

秦玉清回头看了一眼唐玉文，说：“你还真该把这手给剁了，要不，以后还得惹事儿，再把媳妇、宅子输了也说不定。”

“秦师傅，只要你能带着俺妹走，俺就把这手剁了也值得。秦师傅，今儿你看好了！”唐玉文说着，猛地举起了铁锤。

一个少女跑进来，一边急急火火地去拉唐玉文的胳膊，一边喊：“哥，你这是干吗？”

锤子落下来，砸在唐玉文的左手食指上。人们看到，他的手指甲脱落了，鲜红的血滴在烫热的铁砧上，冒出一股腥臭味儿。

秦凤鸣很快地抓住唐玉文的手，用水杯里的凉水冲了冲。他让唐玉文自己用右手攥着举起来，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，将里面的黄色粉末均匀地洒在唐玉文的手指上，然后用粗布条将他的手指裹好。

“玉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秦凤鸣回过头，带着一丝抱怨问道。

唐玉娟没有直接回答秦凤鸣的话，她抬头望着秦凤鸣，不无感激地说：“亏了你带着药！”

“俺们打铁的，磕磕碰碰是难免的，没破伤药哪儿行？”梁兴宝抢过话题说。这些天，他一直这样讨好着唐玉文兄妹。“俺师父这手艺是祖传的，破伤药也是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不但止痛，好得也快。”

“凤鸣哥！不是说好了吗，只要俺哥来说就行，怎么闹成这样？”唐玉娟有些嗔怪地看着秦凤鸣。

“别怪他，是我的主意。”秦玉清远远地站在门口，大声说，“不让他吃点儿苦头，他可能一宿就变卦了。”

“娟儿，别怪秦师傅。”唐玉文看了一眼妹妹，回过头，强作笑脸，诚恳地对秦玉清说，“只要俺妹躲过了这场灾难，别说是砸破了手，就是把这手剁下来俺也高兴。”

“哥！”唐玉娟动情地喊了一声，眼圈一红，泪水涌了出来。她伏在唐玉文身上，抖着声音说：“俺走了，你和嫂子怎么办啊？”

唐玉文拍了拍唐玉娟的后背，然后双手扶着她的肩头，将她推开来。他替唐玉娟抹去脸上的泪滴，说：“事儿是哥惹的，你甭担心。安金贵要

的是你，他拿俺和你嫂子也不能怎么样。”

“别站在院子里说话了。”秦玉清走到唐玉文兄妹身边，说：“小心隔墙有耳。你们先回去，天黑以后把玉娟的东西拿过来吧。”

“爹！不是过两天才走吗？”秦凤鸣诧异地问。

秦玉清转身看着秦凤鸣，说：“夜长梦多，吗事也是赶早儿不赶晚儿。一会儿吃了饭，紧着把活儿赶完了，明儿头晌就走。”

二

清凉江水带着丝丝凉意从西边流过来，滋润着两岸的高粱和玉米。堤顶上，种着黄豆、绿豆和谷子，堤坡上，是一片绿油油的苜蓿。苜蓿是比较耐旱的作物，根系发达，能固土护坡。在开满紫花的苜蓿中，有一棵粗壮的柳树，柳树下，是一条从堤顶到堤下的“狼窝”。狼窝是村里人对雨水冲刷而成的深沟的俗称。沟里，布满了柳树裸露出来的棕红色的根，有碗口粗的，也有头发般披散着的。那些粗大的树根，因夏日总有人坐在上面乘凉，已发出黑亮的光。

“凤鸣哥！咱就在这树下盖一座房子吧。”唐玉娟紧紧依偎着秦凤鸣粗壮的胳膊，痴醉地说，“每天看着河水从咱眼前流走，看渔船、货船驶过。听艄公和纤夫的呐喊，听水鸟婉转悠扬的叫声。咱再养一群鸡，一群鸭，一群鹅。让鸡去吃这苜蓿地里的蚂蚱和虫子，让鸭子和鹅到河水里逮鱼逮虾。咱想吃鸡吃鸡，想吃蛋吃蛋！”

秦凤鸣轻轻抚摸着唐玉娟的手，轻声说：“我听你的，咱就在这儿盖房，我自己来盖，盖得漂漂亮亮的！咱也养鸡、养鸭、养鹅，吃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。我再做一架搬网，早晨逮鱼一天吃，吃不完的，咱用大缸腌起来，等冬天封河时吃。”

“冬天也能逮鱼呀！”唐玉娟仰起脸，看着秦凤鸣充满深情的眼睛，说，“俺哥每年冬天都去砸冰抓鱼。他说，冬天的鱼比夏天还好抓。”

“那我冬天也去抓鱼，留着那些腌的鱼，你吗时候想吃了再吃。”秦凤鸣温顺地附和道。

唐玉娟更加开心了。她柔情脉脉地说：“凤鸣哥！你真好！有你在，就是让我去当神仙也不愿意。”

“有你在，我比神仙都快乐！”秦凤鸣禁不住说道，“你看那些神仙，除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，没有出双入对、整天厮守在一起的。他们要去降魔除怪，要管风管雨管雷电，多忙呀！”

“不过，我还是想到瑶池去看看，不跟王母娘娘见面，就是想与仙女们说说话，一起玩玩儿。”唐玉娟憧憬地说。

秦凤鸣举头看了看深邃的蓝天，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给你做一个梯子，让你夜里爬到树尖儿上去，去跟仙女们说话。”

“你要做就做得高高的，让我爬到天上去找她们。”唐玉娟有几分撒娇地说。她的目光随着秦凤鸣望向蓝天白云，天真地说：“都说仙女们经常在夜里下凡来洗澡，你说她们会不会也到咱清凉江里来？”

“肯定来。”秦凤鸣像是很认真地说，“天上那么多仙女，这个不来，那个还不来啊？！”

唐玉娟欢喜地说：“那咱们在这儿住着，总有一天能看到仙女。”

“我不看仙女，”秦凤鸣既机智又诙谐地说，“有你在，我去看仙女干吗？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。”

“说得好听！”唐玉娟心里高兴，嘴上却说，“等我有了孩子，模样变了，变老了，变难看了，不信你还这样喜欢我。”

“你老了，我也老了。咱们一同变老，谁也别嫌谁老，别嫌谁难看。”秦凤鸣实实在在地说着。他看着清凉江碧波荡漾的样子，松开搂着唐玉娟的手，忽发奇想地说：“何况我不会让你老的，我要留住你现在的样子。”

“你又不是神仙！”唐玉娟笑着说。

秦凤鸣站起身来，开始脱身上的衣服，边脱边说：“你看我的。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唐玉娟见秦凤鸣脱衣服，惊慌地问。

“你怕吗？”秦凤鸣“哈哈”一笑，急忙解释说，“天上我去不了，我去龙宫里给你要长生不老药。”

唐玉娟很难为情地笑了笑，抢白道：“你就说去洗澡呗，还去龙宫！你要能去龙宫，早就去找小龙女了，还能等我！”

“我真有点儿热了。”秦凤鸣笑着冲唐玉娟戏耍说，“你不热吗？”

“不热。我热也不去洗。”唐玉娟很坚决地说。

“那我去了。”秦凤鸣说着，一溜小跑儿地来到河边，一猛子扎进了水里。等他从水里钻出来时，头发上的水如瀑布似的流下来。

秦凤鸣站在水里，远远地朝唐玉娟喊：“下来吧。水里痛快！”

唐玉娟面带笑容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秦凤鸣见喊不动唐玉娟，一个鱼跃龙门，又扎进水里。

唐玉娟站在树下看着，发现秦凤鸣许久还没有从水里出来，心里一紧，急忙向水边跑去。她来到岸边时，猛然看到秦凤鸣在河中心露出头来。他抬起右臂，手里抓着半尺长的一条鱼。

秦凤鸣一手举着鱼，一手划水，像在陆地上行走一样回到岸边。

“快上来吧！”唐玉娟喊道。

“你下来吧。你不下来，我就不上去了。”秦凤鸣开玩笑地说。

唐玉娟赌气道：“你当我真不敢下水呀？！”

“你今天要是下来，以后你说吗我都听。”

“真的？你说话要算数！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“好！你等着。”唐玉娟说着，非常麻利地脱掉外衣，穿着花肚兜一步一步走进水里。

秦凤鸣扑上去，将唐玉娟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吗！”唐玉娟紧贴着秦凤鸣赤裸的胸膛说着，脸上蓦地泛起红晕。

“我想吗？”秦凤鸣故意逗引道。

“你想吗你自己知道。”

“我就想这样搂着你。”秦凤鸣激动地说着，手里的那条鱼掉了下去，钻进深水里。他用手摸着唐玉娟光滑的大腿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与冲动，有一种快感从他的心底冒出来，让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了。

秦凤鸣猛地醒来，思绪却久久不能从梦中挣脱出来。想着梦中的一切，那样清晰，那样幸福，那样难以忘怀。

三

秦凤鸣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见梁兴宝还四脚朝天地“呼呼”大睡，便推了推他，直到他睁开眼睛。秦凤鸣和梁兴宝一起走出屋时，秦玉清已经

把打铁的家什都收拾起来了。

秦凤鸣心里有几分不安地走到父亲身旁，问：“俺们是不是起晚了？”

“把玉娟的东西都裹在你和兴宝的被褥里，弄好出来吃饭。”秦玉清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嘱咐道，“别让外人看出裹带东西来。今儿不着急走，天黑前到静海就行。”

秦凤鸣返回里屋，将父亲的话对梁兴宝说了。两人一起把唐玉娟的衣物分别卷进他们的被子里，然后用力拍了一下，相视一笑。

他们出来时，秦玉清已经把饭晾上了。三人围坐在一张简易饭桌旁，刚吃了几口，唐玉娟就到了。

“你哥怎么没过来？”梁兴宝没话找话地说。

唐玉娟看了眼屋里拾掇好的行李物品，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俺嫂子说，人多了太显眼，他们不来送了。”

“说得也对。”秦凤鸣抬头看了眼唐玉娟，发现她正面带微笑地盯着他看，便重新低下头去吃饭。

经常出外的人吃饭快，他们几乎是同时放下了碗筷。秦凤鸣正要收拾，唐玉娟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你去帮着秦师傅装车吧。”

他们将铁砧和铁炉子分别放在一辆小推车的两侧，把行李物品放在另一辆小推车上。在秦凤鸣和梁兴宝捆绑东西时，秦玉清拿出烟袋，点着一锅儿烟，猛吸了一口，然后咳嗽一声，大声说：“走！”

秦凤鸣把车轡搭在肩上，推起装着铁砧、铁炉的小车在前面走，梁兴宝推着装满行李的小车随后，大步向门外走去。秦玉清回头朝院子瞅了一眼，锁好了大门，与唐玉娟一起，不远不近地跟在秦凤鸣他们身后。

县城里已是人来人往，推车的、担担的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秦凤鸣感觉人们都是各自忙着，没有人注意他们一行。快出城时，他放下小推车，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对跟上来的父亲说：“看来没事儿了。”

“走吧。过了城外的那条河再歇着。”秦玉清说着，带着唐玉娟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。

立夏麦龋牙。道路两旁的麦子已如时抽穗，像正要吐蕊的绿色马蹄莲一般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。麻雀在路旁的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在嫩绿的树叶之间跳来跳去。有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，像是在寻找着猎物。

放眼远望，绿色的田野犹如毯子一般铺展开去，颖异秀媚，柔嫩适

意，让人心里充满惬意，充满激情。远处，有人在田里劳作着，像是在辛勤地编织着这无边无际的绿毯一般。微风吹过麦田，麦棵轻轻摇摆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如涟漪波光一样荡漾，来来去去，一直荡进秦凤鸣的心中，那样舒爽，那样软润。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田野竟如此美好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庄稼地里只有砍菜割草的锄劳和收获麦子、豆子、高粱时的汗水。

秦凤鸣知道，这无垠的麦田里，有荠菜、苦菜、青青菜、蒲公英等野菜，也有野兔、野鸡、百灵、鹌鹑等鸟兽。

已经看到小河上的木桥了。秦凤鸣心里轻松了许多，他觉得唐玉娟已稳稳地逃出了安金贵的视线。几天来，他看出唐玉娟喜欢他，他也越来越觉得唐玉娟好。他想，要是能找个她这样的媳妇，这辈子也心满意足了。

“小炉匠离了家乡，今儿出门去闯荡。往前来在大道上，有个小曲唱一唱。一个鸡蛋两头光，两个鸡蛋配成双；三个鸡蛋不成对，四个鸡蛋游四方……”梁兴宝唱起了小曲。

“秦师傅！怎么才过来呀？”桥头跳出一个大个子男人，紧接着，又有三四个人从桥下快速地走出来。

秦玉清站住脚。唐玉娟向他身边靠了靠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拦在他们面前的几个男人。

“哥儿几个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”大个子接着说，“怎么着，这是要拐骗少女呀？你当俺们安七爷是吃素的啊？敢拐走俺未来的当家奶奶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！”

“你们这是哪里话？”秦玉清冷冷地说，“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当家奶奶。这玉娟说要去走个亲，怕路上碰到疯狗，让我们带她一程。”

“你他娘的骂谁呢？找死啊！知道哥儿几个为吗在这儿等吗？明白的，把人留下。不听话儿，就把你们都沉到河里去。”

“你好大的口气！”梁兴宝向前跨了几步，在离大个子三米多远的地方停下来，挥动着手臂说，“跟爷说硬话，不知天高地厚！过来，爷陪你几个练练。”

大个子“哈哈”一笑，说：“真碰上不知死活的了！哥儿几个，打！”

梁兴宝飞快地逃开，边跑边喊：“凤鸣哥，这几个交给你了！”

秦玉清点着手里的烟袋，坐在行李车的车把上，慢慢地吸了一口烟，冷眼看着扑上来的几个汉子。

秦凤鸣用脚在小推车上一点，借力飞出去，挡在梁兴宝面前。看到大个子的人杀过来，他一回手用胳膊夹起梁兴宝，将他的两条腿甩向来人。梁兴宝“啊啊啊”地大叫着，双腿一阵乱蹬，将冲在前面的几个人踢翻在地。大个子愣了一下，然后大声叫道：“好你个臭打铁的，有两下子！有本事跟爷打几个回合。”

大个子说着，身子下蹲，扎了一个标准的马步。秦凤鸣放下梁兴宝，冷傲地揉着双手，没敢轻易靠上去。他们四目相视，对峙了一会儿，秦凤鸣突然出手，直奔大个子而去。大个子一个后滚翻，爬起来后大喊：“哥儿几个，走啊！”

“有能耐别跑！”梁兴宝冲着仓皇逃跑的几个汉子喊着。

秦凤鸣笑了笑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小推车。

“小宝的腿要是让人打折了，你养着呀？！”秦玉清瞪着秦凤鸣，埋怨道，“你明知道他没功夫，还让他去踢人！”

秦凤鸣刚想对父亲说什么，抬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来到面前。

中年男人身着绸缎，一副绅商模样。他微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不得了啊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！”秦凤鸣谦恭地说。

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伯铭，大城的。”

“这是我们大掌柜的。”跟在张伯铭身后的两个男人几乎同时说道。

秦凤鸣习惯地双手抱拳，客气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“小伙子，还挺会说话！”张伯铭笑了笑，问，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刚才打的是六合拳吧？”

“正是。大掌柜的好眼力！”秦凤鸣心里对张伯铭肃然起敬。

张伯铭温雅地说：“我并不懂拳，只是有个练六合拳的朋友。沧州成兴镖局想必你知道，总镖头李冠铭是我的老相识了。”

“李冠铭是我师爷，我只在泊头见过一面。”秦凤鸣如实说。

“是吗？那就不是外人了。”张伯铭高兴地说，“你们是从泊头过来的？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秦凤鸣看了眼父亲，回头对张伯铭说：“俺们是交河人，去天津。”

“去天津就好！我胞弟现在天津，你们有事可以去找他，他叫张伯番。”

“张伯番呀？”秦玉清听了张伯铭的话，凑过来说，“那可是个大老板啊！在天津有多少个买卖呢！”

张伯铭淡然一笑，说：“不值一提。看来老哥对天津很了解啊？”

“我在三条石开了个铁铺，聊以谋生。”秦玉清憨厚地说。

他们说话时，从南边如乌云般涌来一群人。唐玉娟仔细一看，发现快步走在最前头的是安金贵的拜把兄弟老九。她吓得跑过去拉了拉秦凤鸣的衣袖，指着越来越远的人群很紧张地说：“凤鸣哥，安金贵的人！”

张伯铭看了眼唐玉娟手指的方向，转回头继续和秦玉清聊着。秦凤鸣已经迎了上去。梁兴宝从小推车上找了把铁钳，想递给秦凤鸣，被他拒绝了。

“有种，还在这儿等死呢？”走到离秦凤鸣十几步远时，逃走的大个子从老九身后闪出来，扯着喉咙说。

秦凤鸣刚想搭话，张伯铭从他身旁走过去，来到离老九一米多远的地方站住，盯着老九的眼睛问：“这么兴师动众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是干吗的？”老九目空一切地问。

没等张伯铭回话，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人已经闪了衣服，露出两把乌黑铮亮的手枪。老九一惊，定了定神，回头问大个子：“没说明白吗？”

大个子刚想说话，张伯铭一指老九：“你说。”

“我说就我说，”老九将手里的红缨枪扎在地上，手扶着枪杆说，“他们要拐走俺嫂子。”

张伯铭听了，回头诧异地看了看秦玉清。唐玉娟向前走了两步，对张伯铭说：“俺不是他嫂子。是俺哥将俺输了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不对了！”张伯铭对着唐玉娟教训道，“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谁也不能破了这规矩！你这一走，你哥怎么办？一点儿亲情都不讲，怪不得你哥把你输了。”

唐玉娟刚想辩解，张伯铭已经侧过脸去对老九说话了：“他哥输了多少？一个丫头顶得了吗？”

老九瞪圆了眼睛说：“六两多呢！”

“六两多银子就想买个大活人？”张伯铭“哈哈”一笑，说，“你们也太拿人不当人了！”

老九似乎没有听出张伯铭话中的讽刺意味，满口喷着唾沫星子说：“七哥不是看银子，就是看上了她。”

“看上她好说，不就是个小丫头嘛！”张伯铭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我和你们带着她回去，见你们老七。”

“那不行，”老九断然拒绝说，“他们打伤了我的弟兄，怎么着也得有个说法。”

张伯铭脸上露出愠色。秦凤鸣走上来要和老九理论，被他拦住了。

“你想要什么说法，是要银子还是打人？要钱好商量，在我面前打人不行。我刚才看得很清楚，是你的人先动的手。”

“拿钱也行！”老九摊出手来，说，“五两银子。”

张伯铭“呵呵”地笑着，说：“有价就行。让他们走，这账我跟你们算。”

“大掌柜的，不能让他们把人带回去！”秦凤鸣轻声对张伯铭说。

“不带回去怎么办？你看，今天这人你们还能带走吗？！”张伯铭拍了拍秦凤鸣的肩膀，嘱咐道，“你还是年轻。出门在外，少管闲事。俗话说，出门矮三辈儿。这年月，不摊事儿就万幸了。尤其是你到了天津，更要少管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。那地方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都有自己的背景，不是咱平头百姓能出头的。”

秦凤鸣还想说什么，被父亲一声喊住。

“听大掌柜的，咱走。”秦玉清说完，转过身去。

“凤鸣哥！”唐玉娟喊一声，抱住秦凤鸣哭起来。

秦凤鸣心里更加难受。他对唐玉娟难以割舍，却不知该如何才好。他心里明白，今天如果不是张伯铭说话，他们想全身而退都没有可能。他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期望父亲能改变主意，去向张伯铭求情，毕竟同龄人还好说话。

秦玉清走了十几步就停下来。他回头看看，见秦凤鸣他们还原地未动，便大声说：“凤鸣，你给我过来！”

秦凤鸣快步来到父亲面前，以为父亲有什么话要说。谁知，父亲看他过来了，转身就走。秦凤鸣犹豫了一下，伸手从自己的腰里掏出了那把“鱼刀子”。这是他两天前悄悄打制的，上面还刻上了“唐玉娟”三个字。他将刀子反握在手里，用粗壮的胳膊遮住，以免被老九的人发现。他回到唐玉娟面前，在抓起她手的同时，将刀子送给了她。

唐玉娟把刀子藏在身上，仰脸看着秦凤鸣，泪水流得更多了。她意识

到，秦凤鸣已经放弃了带她去天津的念头。“凤鸣哥！你放心吧。我就是死，也不嫁给安金贵。”

张伯铭让唐玉娟坐进自己的马车里。马车从秦凤鸣身边经过时，唐玉娟撩起车窗上的布帘，带着哀怨也饱含深情地看了他一眼。那铭心刻骨的眼神，一直在秦凤鸣的脑海里萦绕，久久不肯散去。

四

老九直接将张伯铭和唐玉娟带到了安金贵的府邸。

“老九，干得好！”安金贵一见唐玉娟，满脸堆出笑纹。他转眼看到张伯铭，故作惊喜地说，“还把媒人也给我找来了，想得周到！晌午我请你喝大酒，把昨晚儿打的那几只兔子全给我炖了。”

“七哥，这是张老板，大掌柜的！”老九说完，俯在安金贵耳边低声说，“带着保镖，有枪。一看就不是善茬儿，当心点儿。”

张伯铭从安金贵住的房院已经看出，安金贵在县城也是有一号的人物。他扫了一眼安金贵的客厅，头也不回地对唐玉娟说：“玉娟啊，嫁到这里来有福享了，你怎么还不愿意呢？”

“是啊，她来了，不想享福都不行。”安金贵插言道，“大鱼大肉，穿金戴银，她那个穷家跟我这儿没得比！”

唐玉娟靠近了张伯铭，说：“他都三房了，闺女比我还大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张伯铭看着安金贵，笑着问，“都是赢来的？”

“大掌柜的开玩笑呢！”安金贵的脸上强挤着笑，说，“我先托人向她家提的亲，是她不给面子，我才让人跟她哥赌的……你看，我跟你一个外人说这个干吗？先说，你到我这儿有吗事儿，不会是真来做媒的吧？”

张伯铭让唐玉娟到院子里等他，然后低声对安金贵说：“这种女的你也敢娶啊？你光看她长得好了！”

“怎么了？有哪儿不对吗？”安金贵惊异地问。

“明摆着是克夫相啊！她长得是俊，可命薄无福，是克夫败家相……”张伯铭耐心对安金贵解释着。

“我明白了！”安金贵恍然大悟道，“你这是来搅和事儿的！你和她吗关系？不会是你也看上了她，想横刀夺爱吧？”

张伯铭沉下脸来，有几分生气地说：“好心没好报！不信你去街上找个算命的来，要是我说错了，你把我脑袋砍下来。话说回来，我还真是来请你退了这门亲的。我是为朋友办事。她哥欠你多少钱，我全给还了，连我朋友打伤你手下弟兄的钱一块还。”

“你凭嘛？”安金贵急赤白脸地反问。

“你这样就不对了！这不是待客之道。”张伯铭将自己的语气放缓，有板有眼地说，“要说凭什么，也不是不能说。我和你们纪知县是老朋友，信不信我捎个话，他能马上过来。”

安金贵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怪不得呢！难怪老九说你来者不善。可这是我的家，你也不能到我炕头上来欺负人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早让他躺着出去了。”

“这话我信！”张伯铭冷笑一声，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面子你得给。刚才我也跟你说了，娶这个女的对你真不是好事。过后，你一准感激我。”

“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今天是势在必得。”

“在咱直隶，包括各个衙门口，还真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！”张伯铭毫不客气地说，“你看这样行不，我给你十五两银子。”

“我还真不是看银子的人。你就给五两银子，人你带着走。我看你是个义气人，兄弟我也不能不仗义。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不知给不给兄弟面子？”

“够朋友！”张伯铭豪爽地说，“你这个兄弟我认了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就看你哥我的。”

张伯铭说完，与安金贵一击掌，两个人“哈哈哈哈”地笑起来。笑罢，他让人去马车上取来银子，交给了老九。向外走时，安金贵低声问：“大哥，这个唐玉娟真是克夫相？”

“我是沧州水月寺的居士，跟静远师父学了有几年了。不信的话，以后你会看到的。”

张伯铭说着，迈过一道高高的门槛，走到院子里。唐玉娟看到他与安金贵说笑着出来，“扑通”一声给他跪下了。唐玉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，带着哭腔说：“谢谢大掌柜的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一定把钱还你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张伯铭轻轻挥了一下手，说，“你没必要谢我，我管这